



谷子飘香

的薅锄去地里。她手里拿着薅锄，或蹲或跪在谷垄上薅呀薅。每一株谷子都要细致地照料，锄草松土，一株一株。经过母亲的辛苦打理，谷子苗从起初的两片叶子中不断钻出一对又一对的叶子，一直到长出一个毛茸茸的谷穗。有一年刚下完雨，母亲就到地里薅谷子，因为地太潮湿，劳作时间又长，竟然落下关节炎的毛病。

一个长长的夏天过去了，谷穗们的重量在不断增加，沉甸甸的谷穗累弯了谷子苗的腰，也累弯了母亲的腰。

秋风吹来，谷子成熟了，颗颗饱满，它们谦逊地垂着头，身披叶子盔甲，香气弥漫田野。金灿灿的谷穗造型，喜悦着庄稼人的心。宽阔的晒谷场上，阳光使劲地摇曳着光芒，明媚的谷穗把秋天的日子照得又明又亮。那一粒粒的金黄里藏着庄稼人多少辛苦、多少汗滴、多少心愿呀。

谷子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，关于它的故事讲也讲不完，数也数不清。

小时候的母亲经常挨饿，缺吃少穿。有一回外祖母外出挖野菜饿晕在路上，是邻居家送来的一个谷子皮拌野菜窝窝，把她从昏睡中唤醒。有一年种谷子的时候，母亲去给在地里耩谷子的人们送饭。一大早，母亲肩上担了8个黑黝黝的陶瓷大饭罐，急急忙忙走在山路上。一不小心，右脚被横在路中央的一根藤蔓绊倒，扁担从肩膀落下，饭罐打翻，稀饭洒了一地。那是一罐罐很稀的小米粥呀。看着滚落在泥土中的那些金黄的米粒，母亲流下伤心的泪水。

“谷子好，谷子好，吃得香，废得少。磨成糊糊摊煎饼，满身窟窿塞面包。”小时候母亲常为我们做香喷喷的小米干饭。母亲把小米熬熟，放上花椒胡麻油点上葱花，小米干饭做好了，满屋子的香气。稠粥也是小米的杰作。把洗好的浸泡过的小米倒入水锅中，大火煮沸后转中火煮。母亲每隔一会儿用勺子往锅里搅拌一下，防止小米粘锅底或糊锅。最后小火慢炖，做出诱人的小米稠粥。

谷子与我们祖祖辈辈相偎相依，我们的心灵从小受到谷子馨香的洗礼。每一穗谷子都是一首纯洁的小诗，小小的谷子，圣洁了大地，给予了我们爱的气息，让我们学会了珍惜。

翻瓜蔓

□ 赵盛基

我小时候，每到农忙时节学校就会放假，让我们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。队长会安排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活儿，翻地瓜蔓就是其中之一。

老人们说，地瓜属土，沾地就活。此话毫不夸张，将一抻长的瓜苗插到垄上，浇一碗水，就成活了。瓜蔓的生命力非常强大，栽下一棵小苗，能长出很多条长满叶子的蔓子，而且越长越长，向四面八方延伸，不久就覆盖了地面。

我和小伙伴们每人手持一根细长的棍子，沿着地瓜垄，一跟根地将瓜蔓挑起来，从垄这边翻到那边，垄那边的翻到这边。长长的瓜蔓，有的轻松翻过，而有的已经一节一节地扎了根，棍子翻不动，我们就用手拽起来翻，将它

们的根与土壤脱离。有时候，会将瓜蔓翻断，队长说：“不要紧，只要不拔起主根就没事。”主根就是结地瓜的根，它们已经结瓜，紧紧地拥抱着土地，轻易是拔不起来的。

我们不懂为什么要翻瓜蔓，就问队长：“挨热受累的，何必翻弄它们？”队长说：“地瓜不翻蔓，金蛋不值钱。”原来，瓜蔓上有许多不定根，它们扎进土壤后使瓜蔓吸收了更多营养，会促进瓜蔓疯长，从而争夺主根的营养，结不出高质量的地瓜。翻蔓的目的就是切断瓜蔓上的不定根与土壤的接触，控制瓜蔓旺长，促进养分向主根部输送，集中养分结瓜，以保证地瓜膨大，增加产量。

做任何事情都像翻瓜蔓，我们希望得到的是实实在在的果实，而不是徒生旺长的枝叶。

老南瓜，母亲的宝贝疙瘩

□ 何龙飞

秋天来了，房前屋后、地坝边、土边的老南瓜成了母亲的“宝贝疙瘩”。

这些年来，母亲一直坚持在春天育栽南瓜秧，经过精心呵护后，南瓜秧茁壮成长，到了夏天长得最为茂盛，开花结南瓜儿。到了秋天，则长成了老南瓜。

老南瓜呈黄褐色或金黄色，起初隐藏在绿黄相间的南瓜叶中，显得有些羞涩。不久，南瓜叶枯萎，老南瓜则“显山露水”，大大咧咧的，十分醒目。倘若南瓜藤枯死，就只剩下老南瓜“望星空”了。

老南瓜呈椭圆形或长条形或葫芦状，小的十多斤，大的二十多斤，个数多，最多的那年达到60余个，缘于母亲种植有功，被父亲誉为“种瓜能手”。

母亲笑了笑说：“哪里是什么能手哦，就是爱好种罢了。你看，种南瓜费不了多少工夫，适当淋点粪，它就吃露水长大了，而且长成了老南瓜，丰收成为定局，多安逸！”

听着母亲的话语，父亲及我们感受到了她的谦逊、质朴、憨厚，感受到了她对土地、南瓜、劳动、生活的热爱。其实，母亲为了种植老南瓜是费了不少心血的，从备南瓜子作为种子到育苗，从移栽南瓜秧到浇水、施肥、除杂草，从



“靠”南瓜花到结南瓜，从祝福南瓜儿快快长大到收获老南瓜，母亲都很细致、认真，像疼爱女儿一样管护。要有南瓜儿夭折了，她会伤心、难过。待到一个个老南瓜黄得可爱时，母亲不由自主地把它们看了又看，摸了又摸，闻了又闻，欣慰、爱恋的情愫可见一斑。

于是，母亲珍爱那些老南瓜，把它们当成“宝贝疙瘩”，除带领我们去看、摸、闻外，就是把那些老南瓜摘、背回去，要么堆放在屋内，要么堆放在屋檐下。

“不怕别人顺手牵瓜呀？”我们不解地问母亲。

母亲坦言相告：老南瓜是农家人的

土特产，家家户户都在种，都有收获，值不了几个钱，不担心被“偷”。原来如此，我们恍然大悟，对母亲的宽广胸襟佩服不已。

对于那些“宝贝疙瘩”，母亲会做妥善安排：先得考虑一家人吃的问题。无论是煮老南瓜汤，还是炒老南瓜片，还是清蒸老南瓜，还是老南瓜烘饭，都香甜不已，不失为农家美味，既能充饥，又能变换口味、犒劳味蕾和肠胃，还能美好心情，怎能不美美地为家人奉献出爱心呢！

事实上，母亲做出的各式老南瓜菜肴，均成了我们的最爱，常常嚷着“还要吃”“还想吃”。而母亲不厌其烦地操劳，满足我们的愿望，不能不令我们发自肺腑地感激，由衷地向母亲翘起了大拇指。

家里人吃不了多少老南瓜，对于剩下的老南瓜，在亲朋来串门告别时，母亲会送些给他们作为“礼物”，浓烈情谊。

还有剩下的老南瓜，则用于喂猪。是啊，把老南瓜砍成砣，放进锅里煮熟后更加香甜，猪们吃起来摇头摆尾的，惬

意极了。在老南瓜的滋养下，不单人能饱腹，促进生长，还能助力猪们的生长，以至于长得膘肥体壮，尽快出栏换回钞票，可把母亲笑得合不拢嘴。

每每看到那些“宝贝疙瘩”发挥了功用，越来越被乡邻、家人、亲朋喜爱，母亲就会情不自禁地感叹：“还是老南瓜好哦，谁叫它是我的宝贝疙瘩呀！”

靠着毅力、勤劳、爱心、细心，母亲每年秋天都会收获老南瓜，一看到老南瓜就倍感亲切，一摸到老南瓜心里就踏实，一闻到老南瓜散发的清香心里就畅然，那眷恋、珍爱的情愫溢于言表。

当我们回归老家时，母亲尤为兴奋，定要为我们做老南瓜饭菜来吃，理由是为了“不忘本”“吃水不忘挖井人”。分别时，母亲会送我们老南瓜，说拿回去吃了会慰藉乡愁。刹那间，我们的心灵震撼了，发自内心地钦佩母亲的种瓜能耐及为人处世，感恩母亲融入到老南瓜这个“宝贝疙瘩”里的深爱。

收红薯

□ 徐竟草

红薯长在一条垄地里，中秋后便开挖了，过去乡下无农机作业，全靠人工挖。那时，每天放学后，我要去垄地里挖红薯。

垄地里的红薯，实在是太多了，一锄头下去，能带出好几个红薯来。一垄垄地挖，一趟趟地挑，特别忙和累。不知不觉

中，村口飘起了一缕缕炊烟，母亲已差不多把晚饭做好：锅里是红薯稀饭，灶洞里埋着烤红薯，桌子上摆放着洗干净的生红薯，丰收了，红薯得要花样百出地吃。

人勤，地就能生万物，从育苗苗，到插薯藤，再到锄草、施肥、翻藤、松垄，父亲带着我一路照顾打理着红薯，才有了秋收时的忙碌，累并快乐的忙碌。

玉米金黄

□ 洛红

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”一场又一场雨下来，蜀黍棵青黑粗壮，蜀黍棒胀胡麻油点上葱花，小米干饭做好了，满屋子的香气。稠粥也是小米的杰作。把洗好的浸泡过的小米倒入水锅中，大火煮沸后转中火煮。母亲每隔一会儿用勺子往锅里搅拌一下，防止小米粘锅底或糊锅。最后小火慢炖，做出诱人的小米稠粥。

甜的水，在焦渴疲累时，是很过瘾的事。沾着新鲜气息的玉米棒收到家，庭院里堆起了一座“小山”。在夜晚明晃晃的月光下，一家人围着“小山”坐一圈，手不闲闲地剥玉米。刚开始大家还讲个笑话，打个嘴仗，兴致盎然地闲聊，渐渐把只剩下撕玉米衣的“嘶啦”声和收音机里说评书的沙哑声，不觉间已夜深。

玉米剥完，送到房顶上晾晒，几天就能吃上新黄面。留辫子的玉米，成双结对地绑起，挂在树杈间、墙头、屋檐下。朝阳墙面屋檐下那排木槓，一个个迎来了自己的新娘，结实的槓子上挂着一串串金黄的玉米辫。本是长在田园里的玉米，飞到了树上、墙上，装点着庄稼人的庭院，使简陋的小院变得金碧辉煌。

如今，那个挂满秋实的小院早已被贴着瓷砖的楼房取代，玉米曾经的辉煌成了最柔软的记忆，安放的心灵深处。透过时光的罅隙，恍若看到金黄的玉米从枝叶间探出头来，似乎在回望它走来的田园。

深情。大地是庄稼人无边无际的画纸，庄稼人不愿留白，每一寸大地都有过双手的摩挲。画纸用作废，大地却永远在那儿，等待世代代代的双手。秋天是来交答卷的，也是来检验手艺的。庄稼青的青、黄的黄，牵着人喜的喜、悲的悲。金秋，是秋天未梢的颜色，是饱鼓鼓的答卷。青黄之间是半秋，是答案之前的最后一点未知，是出炉之前的最后一点火候，叫人牵肠挂肚。

青黄之间其实就是一个等，大地上的劳作都是一个等，在劳里等，在等里作。人的双手，让大地和时间相通相连，大地与时间的关系，就是这漫山遍野的青色与黄色。

那一回，车在秋天的早晨开着，两岸稻田青黄，晨雾晨光，色彩更加明亮。秋野很静，声音都凝结在那青黄之中。颜色的变化，也是声音的变化。车里匆匆而过的我，是听不到这些的。

一棵秋天的树，在天地之间撑出多大的青与黄，都只是莽莽大地上的一点。一棵树的荣枯，也只是滚滚时间长河的一粒微尘。大地上的一青一黄，不是一荣一枯，而是万荣万枯，不是一个秋天，而是万物皆有一个秋天。

一幅画纸画完就收工，大地是没有收工之日的，青了黄，黄了又青，在秋天里，又等秋天来。

桂树，叶青花黄，如火如荼，香气是这片青黄自由的思绪。柿树，叶芯还是青的，叶边已经镀金，青与黄有些齐心协力。梧桐，也擎一些青、擎一些黄，露霜之前怕是难分胜负……

青黄，绝不单单只是时间的颜色，更是劳作的颜色。劳作改变了大地的颜色，从青到黄，从黄到青，是手播手种，也是手收手割。画家对着颜色劳作，庄稼人也对着颜色劳作，画家对万色钟意，庄稼人只对青黄

甜的水，在焦渴疲累时，是很过瘾的事。

如今，那个挂满秋实的小院早已被贴着瓷砖的楼房取代，玉米曾经的辉煌成了最柔软的记忆，安放的心灵深处。透过时光的罅隙，恍若看到金黄的玉米从枝叶间探出头来，似乎在回望它走来的田园。

深情。大地是庄稼人无边无际的画纸，庄稼人不愿留白，每一寸大地都有过双手的摩挲。画纸用作废，大地却永远在那儿，等待世代代代的双手。秋天是来交答卷的，也是来检验手艺的。庄稼青的青、黄的黄，牵着人喜的喜、悲的悲。金秋，是秋天未梢的颜色，是饱鼓鼓的答卷。青黄之间是半秋，是答案之前的最后一点未知，是出炉之前的最后一点火候，叫人牵肠挂肚。

青黄之间其实就是一个等，大地上的劳作都是一个等，在劳里等，在等里作。人的双手，让大地和时间相通相连，大地与时间的关系，就是这漫山遍野的青色与黄色。

那一回，车在秋天的早晨开着，两岸稻田青黄，晨雾晨光，色彩更加明亮。秋野很静，声音都凝结在那青黄之中。颜色的变化，也是声音的变化。车里匆匆而过的我，是听不到这些的。

一棵秋天的树，在天地之间撑出多大的青与黄，都只是莽莽大地上的一点。一棵树的荣枯，也只是滚滚时间长河的一粒微尘。大地上的一青一黄，不是一荣一枯，而是万荣万枯，不是一个秋天，而是万物皆有一个秋天。

一幅画纸画完就收工，大地是没有收工之日的，青了黄，黄了又青，在秋天里，又等秋天来。

桂树，叶青花黄，如火如荼，香气是这片青黄自由的思绪。柿树，叶芯还是青的，叶边已经镀金，青与黄有些齐心协力。梧桐，也擎一些青、擎一些黄，露霜之前怕是难分胜负……

青黄，绝不单单只是时间的颜色，更是劳作的颜色。劳作改变了大地的颜色，从青到黄，从黄到青，是手播手种，也是手收手割。画家对着颜色劳作，庄稼人也对着颜色劳作，画家对万色钟意，庄稼人只对青黄

甜的水，在焦渴疲累时，是很过瘾的事。沾着新鲜气息的玉米棒收到家，庭院里堆起了一座“小山”。在夜晚明晃晃的月光下，一家人围着“小山”坐一圈，手不闲闲地剥玉米。刚开始大家还讲个笑话，打个嘴仗，兴致盎然地闲聊，渐渐把只剩下撕玉米衣的“嘶啦”声和收音机里说评书的沙哑声，不觉间已夜深。

玉米剥完，送到房顶上晾晒，几天就能吃上新黄面。留辫子的玉米，成双结对地绑起，挂在树杈间、墙头、屋檐下。朝阳墙面屋檐下那排木槓，一个个迎来了自己的新娘，结实的槓子上挂着一串串金黄的玉米辫。本是长在田园里的玉米，飞到了树上、墙上，装点着庄稼人的庭院，使简陋的小院变得金碧辉煌。

如今，那个挂满秋实的小院早已被贴着瓷砖的楼房取代，玉米曾经的辉煌成了最柔软的记忆，安放的心灵深处。透过时光的罅隙，恍若看到金黄的玉米从枝叶间探出头来，似乎在回望它走来的田园。

深情。大地是庄稼人无边无际的画纸，庄稼人不愿留白，每一寸大地都有过双手的摩挲。画纸用作废，大地却永远在那儿，等待世代代代的双手。秋天是来交答卷的，也是来检验手艺的。庄稼青的青、黄的黄，牵着人喜的喜、悲的悲。金秋，是秋天未梢的颜色，是饱鼓鼓的答卷。青黄之间是半秋，是答案之前的最后一点未知，是出炉之前的最后一点火候，叫人牵肠挂肚。

青黄之间其实就是一个等，大地上的劳作都是一个等，在劳里等，在等里作。人的双手，让大地和时间相通相连，大地与时间的关系，就是这漫山遍野的青色与黄色。

那一回，车在秋天的早晨开着，两岸稻田青黄，晨雾晨光，色彩更加明亮。秋野很静，声音都凝结在那青黄之中。颜色的变化，也是声音的变化。车里匆匆而过的我，是听不到这些的。

一棵秋天的树，在天地之间撑出多大的青与黄，都只是莽莽大地上的一点。一棵树的荣枯，也只是滚滚时间长河的一粒微尘。大地上的一青一黄，不是一荣一枯，而是万荣万枯，不是一个秋天，而是万物皆有一个秋天。

一幅画纸画完就收工，大地是没有收工之日的，青了黄，黄了又青，在秋天里，又等秋天来。

秋天之舞

□ 孙志昌

秋天，那金色的季节，充满了欢快和清新。微风轻拂，带着金黄的收获和舒适的温度，让我们的心在飞翔，仿佛一场秋天之舞正在上演。

黄昏中，微风轻拂，黄叶纷纷洒下，就像舞台上的舞者们正在演绎着一段精彩舞蹈。绿油油的叶子自由而轻盈地旋转着，如同那些充满忧伤和温暖的回忆，舞动在大地的广袤之间。每一片叶子都像一位优雅的舞者，用自己的手臂展示出千变万化的美丽图案。

秋天的舞者们还扮演着阳光的角色。当太阳轻轻地亲吻它们的时候，每一片叶子都变成一颗明亮的星辰，在微风中闪耀着自己独特的光芒。舞者们舞台上跳跃、转动，闪烁着魅力无限的光芒，创造出美妙的画面。

秋天的舞蹈让大自然也沉醉其中。树木轻轻颤动，用它们的枝干和叶子演奏出一曲恍若天籁的乐章。远山远水也为这场盛大的舞蹈鼓掌喝彩，山川交相辉映，仿佛整个世界都陷入了秋天之舞的魔幻氛围之中。

我渴望成为其中一员，去感受落叶从指尖划过的那种柔软触感，细细品味秋天带来的清香。我愿意成为秋天最忠实的旁观者，感受每一个瞬间的美妙和悲伤。在秋天的诗意中，我感悟生活的真谛，尽享人生的美妙。

秋天之舞风姿绰约，散发出迷人的力量，让人沉醉其中，无法抵挡。当秋天终于静下来，大地铺上了一层厚重的金黄色地毯时，我们会明白，秋天最动人的故事已经永远地刻在心底。

让我们相约于那个悠长的秋天，在大自然的舞台上共同起舞，感受大自然的恩赐，品味生命的华彩。

多想留住秋天

□ 郭洁

不觉初秋夜渐凉，清风习习重凄凉。炎炎暑退茅斋静，阶下丛莎有露光。立秋一过，龙城的天空蔚蓝得像洗过一样，夜晚的灯光都衬得格外耀眼。站在楼上向西山，近在咫尺，脑海里闪过诸如“天高云淡，秋高气爽”之类的词语，也有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”之类的诗句。

每到一到秋天，就读起了郁达夫《故都的秋》，自古至今，“秋”总是代表着离别的淡淡忧伤，而《故都的秋》却打破了这不变的韵律，他穿越过大半个中国，就为一睹故都“秋”的味道。我也对秋天有一份独有的喜爱，秋不像夏的狂热、冬的冷酷、春的含蓄，它像一个智慧的知己总是默默陪伴在你的身旁，听你娓娓道来心底的事。

我爱秋，还因为我和爱人相识相知相爱在这个美丽的季节里。如果把秋天比作爱情，它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，充满诗情画意；它就像一轮明月，寄托着相爱之人的喃喃诉语；它更像是似火的枫叶，表达着恋人之间的那份火热的情怀。

秋之于人，是中年的味道，代表的是成熟。暖暖的阳光照在装帧精美的书上，一杯红茶、一份精致的点心，“无丝竹之乱耳，无案牍之劳形”，随心所欲，自在悠然，画卷铺开，挥毫泼墨抒写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。

秋之于物，是怀旧的味道，好像精致的茶盏，在岁月的摩挲中，包浆浑厚、色彩沉稳，看一眼就忘不了，用得久了就像自己的家人，不忍舍弃。

接秋风

□ 唐占海

前些年在老家的时候，每到立秋这天，父亲会起得特别早。趁着晨风清凉，他站在门口高喊一声：“秋风凉喽！”那一声喊，高亢悠扬，仿佛是唱出来的，似乎还有曲调呢！

母亲说：“你爸呀，又去接秋风了！”接秋风，母亲的说法很生动，好像秋风是一位久违的贵宾。一年一度，秋风如约而至，当然得隆重地去接一下，以示重视。对父亲来说，接秋风是一种仪式。后来我读书，书上说古人也是如此，秋天的第一片梧桐叶落地的时候，人们就会齐声高呼：“秋来了！”

我觉得，父亲接秋风表达的情感可谓意味深长。首先，接秋风表达秋天到来的欣喜，不然父亲的语气为何那么喜滋滋的？另外，接秋风是为了酝酿气氛，给全家人一个提醒。因为立秋时天还热，几乎让人感受不到秋天的气氛，只有早晨有一丝清凉的晨风，父亲紧紧抓住这缕秋风，把秋天的信息早早传递出来。还有，父亲接秋风是为了图个吉利。秋收马上就到了，接秋风是为了秋天有丰硕的收获，里面有展望和期待的意思。

接秋风之后，秋色就开始一点点染开了。先是我家院子里的瓜果蔬菜，被秋风一吹，颜色就变得斑斓起来。秋风吹到东，吹到西，就像一位大画家的

秋之于文，是抒情的味道，如果用宋词唱出来，更是别有一番风味，“碧云天，黄叶地……”似乎文人对于秋写得最多，也最好，春华秋实，人们所向往的是丰收在望的喜悦，是付出后得到回报的满足感。

一年一度秋风劲，不似春光。胜似春光，寥廓江天万里霜。我爱秋，更爱初秋，一切都很好，那阳澄湖的大闸蟹，就着绍兴的黄酒，摆上瓜果桃李、香甜的月饼，与家人在院子里，闻着桂花香，小酌赏月，团圆与幸福的味道瞬间就弥漫开来，愿每举杯欢畅时，珍惜眼前一切，心存感恩，感怀天下。年年盼秋，我盼得更多的是家人的平安和团圆，是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的美好情境，多想一直留在这个季节，让步伐放慢，时光不老。

画笔，在不停地描呀画呀，各色瓜果蔬菜都显出成熟的颜色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紫、青，都是被秋风描画出来的。

秋风飞出了院子，飞向了田间。田里的庄稼吹过几场秋风，就散发出成熟的气息。那种味道真好闻，有阳光之香，有草木之清，有果实之甜。又是一个丰收年，秋天流光溢彩，丰收就在眼前。父亲经常站在秋风中，望着眼前灿烂秋景笑起来。他执意买一所带小院的房子，就是为了留个角落给自己的田园梦。如今立秋之日，父亲照例在大门口高喊：“秋风凉喽！”其实我现在生活的地方，立秋日风也不凉，但父亲这样一喊，我真的觉得风里多了凉意。父母的院子里，依旧种着瓜果蔬菜。立秋时节，瓜果飘香，似是故乡场景。

我站在门口，也像父亲那样高喊了一声：“秋风凉喽！”

来源：《山西日报》《山西晚报》《洛阳日报》《今晚报》

